

第二章

舍尔地赛——峇地赛

初时，名和相是必要的，那就是为什么神化身(Avatars)下凡的原因，以便世人能爱神，崇敬神，膜拜神，聆听神和追随神乃至最后体认到神是无名和无相的。——峇峇

沙迪亚赛峇峇是何方神圣？这斯瓦米(Swami：译注：高灵、大师，峇峇自称或尊称)展示不受限制、超凡而感人的力量者，真的是神？他是个神化身吗？我们连自己的本质也不完全了解，我们连我们最亲密的伙伴的真正本质也没有能力去了解，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了解一个神化身的天性与人格的复杂性呢？纵使只有月光作为依据，你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还理解月球的本质，但如果只以灯光作为参考点的话，那就没有什么作用了。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作大胆的尝试，想去理解主赛，我们就必须依靠我们能得到的唯一的测量仪器，即：薄伽梵斯里沙迪亚赛峇峇祂自己所提供的事件实例以及祂自己的‘福音’了。

佐迪阿迪巴里索马巴(Jodi Adipalli Somappa)

1958年11月25日，在百善地尼乐园观赏了斯瓦米23日的生日庆典之后，文卡达罗姆(Venkataram)偕其家人乘车到班加罗尔(Bangalore)。当他们来到一个叫巴格巴利(Bagepalli)的村庄时，他们遇到一件不幸事件，那就是，他们的小女儿吉达苏达(Geetha Sudha)突然停止了呼吸，情况非常危急，即便尚未死亡，也是在死亡边缘挣扎了。他们深感焦虑、痛苦，四处求救。这时，有一个老叟，明显地是一个农夫，不知从何处忽然出现了。他走前来，用双手抱着婴孩。经他一触，这女孩奇迹般地有了生命迹象并且哭了起来。他们惊讶万分也喜出望外，看到他们认为已死的女孩又活了过来。身为女孩的父亲，为报答那不知名的大恩人，

拿了一个卢比给那老人以表感激之情。老人谦恭地加以婉拒。当文卡达罗姆向老人请教贵姓大名时，老人说他叫佐迪•阿迪巴里•索马巴 (Jodi Adidipalli Somappa)。

后来，斯瓦米跟斯里卡斯杜里(Sri kasturi)谈起这件事情。“我一个老村民的身份赶到那儿，”他说，“而就是我，把生命带回给已经死亡的孩子。”斯里卡斯杜里想知道为什么斯瓦米要用那特别的名字，是否含有特别意思。斯瓦米解释，“Adipalli 意指纯朴的乡村，‘原始’的一个乡村，它不是别的而是 Kailasam(凯拉萨姆)，主湿婆(Siva)的住所。Jodi 是‘一对’的意思。Somappa(Sa + Uma)意谓主湿婆加上其配偶乌玛(Uma)。”斯里沙迪亚赛薄伽梵(Sri Sathya Sai Bhagavan)这样地揭露他自己的真正身份：他就是主湿婆和女神萨克蒂(Sakti)，Siva-Sakti(湿婆—萨克蒂)的化身。

在另一个场合，斯瓦米问一个名叫凯拉萨姆(Kailasam)的人，他的名字，凯拉萨姆是什么意思。那个人感到有点错愕，因为他不知道答案。他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去寻找答案但不得要领。后来，还是斯瓦米亲口向他解释，“凯拉萨姆(Kailasam)指的是最清洁、最纯净及完美无缺的水晶。它也是最纯净、没有污点的心的一個象征。主湿婆选择凯拉萨姆作为祂天上的住所而祂也寓于一颗纯净的心之内。”

爱之家(Prema Kuteeram)

在靠近巴格巴利(Bagepalli)的大道上有一间房子，叫 Prema Kuteeram 爱之家(或爱之屋)而在其附近则有一座很棒的建筑物，以 Sarva Dharma Sthoopam 见称，结合世界上所有宗教的基本原则。(译注：Sarva 一切，Dharma 法，Sthoopam，大聚，灵庙，高显处)

1980年兴建时，它还不被称为爱之家(Prema Kuteeram)。那时它被称为 Sri Sathya Sai Seva Sibiram(斯里沙迪亚赛服务营)。组织成员都是赛信

徒而他们经常为那些到百善地尼乐园出席庆典或回来的朝圣者路过歇息时，提供一些茶水点心的服务。拜这献身服务之赐，这服务营（Sibiram 西比罗姆）获得峇峇特别的嘉奖与赐福。在 1980 年 11 月 30 日的那一天，斯瓦米造访西比罗姆（Sibiram 营）并告诉组织成员们，“我的赐福随时可得，丰富无比，只要行善即可。”得到斯瓦米的祝福和鼓励，西比罗姆（Sibiram）扩大其服务活动，注入新的活力。不久，Sarva Dharma Samanvaya Trust（一切公义互协信托会）也成立了。它致力于设立一个服务之家（Seva Sadan），收容孤儿及一个养老院。

有一次恰巧泰卢固语电影明星安贾莉蒂薇夫人（Anjali Devi），著名歌唱家苏西拉（P Suseela）小姐，及其他一些人，正一道赴布达峇地（Puttaparthi），路经巴格巴利（Bagepalli）。组织成员们迎接他们并邀请他们歇一歇和接受服务营（Sibiram 西比罗姆，译注：营）的招待和 prasadam（主祝福过的点心）。然而，这些名人并不赏脸而拒绝他们友善的示意。他们误以为那些人只不过是一般影迷的作为，想和歌星影星接触而已。他们不屑于服务人员的善意款待，继续上路。后来，当他们与斯瓦米在一起时，斯瓦米和蔼地告诫他们说，“我不仅出现于百善地尼乐园也出现于巴格巴利（Bagepalli）的服务营（Seva Sibiram）。”这告诫果然奏效。在他们回去时，他们决定在服务营（Sibiram）一歇。到西比罗姆（Sibiram）时，他们左一声右一声地向服务人员们道歉并谦恭地接受他们所供应的 Prasadam（神祝福过的点心），然后才离开。

大家都知道斯瓦米随意采取任何形相在巴格巴利周遭走动。无庸置疑，祂这么做只是为了那里居民的福祉而已。

1996 年 6 月 7 日，斯瓦米为巴格巴利的养老院主持开幕典礼而祂郑重宣布，“这 Sibiram（西比罗姆，营）是 Prema Kuteeram（爱之屋或爱之家），是 Sri Sathya Sai Prema Kuteeram（斯里沙迪亚赛爱之家）。”从此以后，人们就叫它这个名字了。经祂莲花足的神圣一触，这爱之屋（Prema

Kuteeram)于是就圣化了。2000年6月11日，薄伽梵又造访爱之屋，为落成的老人休养所、主甘尼施(Ganesh即象头神，智慧之神)神殿和牛棚，主持开幕礼。在场的信众无不雀跃万分。

峇峇，湿婆¾¾萨克蒂(Baba. The Siva-Sakthi)

峇峇有一次在信徒们的陪同下散步于吉特拉瓦底(Chithravathi)河岸的沙滩上。祂的笑容可掬，态度自若，吸引了个摄影师，准备好为祂拍一张照片。当他请求，“斯瓦米，只拍一张，一张就好”时，斯瓦米想阻止他，“不，Bangaru(译注：泰卢固语，黄金，峇峇对信徒的昵称)，不，”但摄影已咔嚓一声按下了像机。不久，照片冲洗出来后，斯瓦米的照片竟然是“Ardha Nareeswara”的模样(主湿婆与女神萨克蒂的双重圣相，一半是主湿婆另一半是其配偶女神波哩婆提 Parvathi 或 Sakthi)。

大约在1945年，当‘Dussehra’游行队伍从布达峇地旧殿出发时，斯瓦米经常盛装成‘Ardha Nareeswara’(湿婆—萨克蒂双重形相)出来。热心的信徒如古玛罗姆玛(Kumaramma)和萨卡姆玛(Sakamma)就看过斯瓦米这高雅的装扮，并且经常乐道和回味这种耀眼的景象。

在三分期(Thretha Yuga)时，有一个名叫玛哈尔西跋勒瓦贾(Maharshi Bharadwaja)的大仙，他醉心于吠陀研究，并用一百年的生命来学习，即便如此，他还是学不完。

体认学海无涯而生也有涯，于是他计划以‘Devathas’(半人半神)之主的‘Devendra’之名来进行灵修(Thapas)。Devendra终于显现在玛哈尔西(Maharshi)面前并告诉他，“你绝不可能彻底了理吠陀(Vedas)。放弃这没有结果的追求吧！你应该转而执行‘Savithra yaga’；这会带给你灵性上的究竟，也就是，你希望借研读吠陀而获得的成果。”玛哈尔西跋勒瓦贾(Maharshi Bharadwaja)也从Devendra那儿获得所需的程序上的说明。

玛哈尔西(Maharshi)很希望女神萨克蒂(Sakthi 主湿婆配偶)亲自驾临火祭(Yajna)现场。他亲自跑到凯拉萨姆(Kailasam译注：或凯拉沙 Kailasa，湿婆住所，位于喜玛拉雅山)去邀请女神。到了凯拉萨姆，他看到主湿婆(Siva)与女神波哩婆提(Parvathi 译注：即萨克蒂，湿婆配偶)正翩翩起舞并且完全陶醉于其中。大仙苦无机会向女神萨克蒂(Sakthi)提出邀请。七天过去了，他还是在等着。他只获得主湿婆的达瞻(darshan 现身)但没见过萨克蒂(Sakthi)。他深感失望和遗憾。到了第八天，萨克蒂才给了他一个侧面的一瞥，和蔼地露出笑容然后继续她的舞蹈。跋勒瓦贾大仙误以为女神萨克蒂故意奚落他，于是他立即离开凯拉萨姆(Kailasam)，打道回府。下山时，他忽然感到手脚软弱无力，不听使唤，有如肌肉已死一般。他不能说话，一只眼睛瞎了。显然，他中风了。主湿婆前来援救。祂走来安慰他说，“别担心，我亲爱的大仙，女神萨克蒂真的已经赐福给你和你的献祭(Yaga)了。”说了这些再度肯定的话，主从水壶里拿了些水洒在困窘的大仙身上。这时大仙的身体机能顿时恢复正常。主湿婆与女神萨克蒂两人都答应出席他的献祭，然后告别。

不久，跋勒瓦贾(Bharadwaja)如愿地、圆满地完成了他的献祭。主湿婆与女神萨克蒂皆出席这次的献祭并赐福他。为表示喜悦之情，主湿婆答应大仙，“我们两人会至少三次诞生于你的‘Gothram’(Vamsam 家族)。第一个化身是我，化身为舍尔地(Shirdi)的赛峇峇。第二个化身是我们两人同时化身为布达峇地(Puttaparthi)的沙迪亚赛峇峇(Sathya Sai Baba)。最后，女神萨克蒂会化身为伯里玛赛(Prema Sai 译注：Prema 爱)。”祂接着说，“啊！大仙，当你来到凯拉萨姆(Kailasam)时，女神萨克蒂怠慢了你长达八天，为弥补这过失，当我俩以人身降临你的家族时，女神萨克蒂也会遭受如你在凯拉萨姆所遭受的痛苦一般。那时，我也会洒一些圣水于萨克蒂，使她身体机能恢复正常，一如我在凯拉萨姆恢复你的机能一样。”

1963年6月29日，薄伽梵赛峇峇因血栓而中风，左半身瘫痪。几百个聚集于百善地尼乐园(Prasanthi Nilayam)的信徒看到主子的痛苦，内

心有如刀割，悲痛万分。在那一个星期里，斯瓦米昏迷了三天。祂心脏病发作了四次，但都没有大碍。信众除了流下悲痛的眼泪外，能做什么呢？他们完全无能为力。一整个星期过去之后，在7月6日导师节(Guru Poornima)那一天，在斯里卡斯杜里(Sri Kasturi)、斯里罗阍雷迪(Sri Raja Reddy)和斯里基士拿巴(Sri Krishnappa)三人合力下，小心翼翼地将薄伽梵从楼上抱到楼下的峇赞礼堂。显然，要将峇峇抱到位于高处台上的座位坐下是非常困难的。于是，他们就把座位移了下来，放在靠近讲台的地上，然后铺上柔软的垫子，好让峇峇坐得舒服。祂缓缓将身体移到座位上。峇峇的左手僵硬，右脚不听使唤，眼睛视力模糊。信众目睹此景，不禁悲从中来，大声哭叫。然后斯瓦米以简单易懂的话向斯里卡斯杜里(Sri Kasturi)耳语，“这疾病不是我的。我依据我的意愿，把这疾病给承受下来。任何疾病都侵袭不了我！请大家不要担心。我不能忍受，看到我的信徒陷于痛苦。”斯里卡斯杜里拿起麦克风向大家宣布峇峇所说的话。

斯瓦米做个手势，要喝水。当把一杯水拿近祂嘴边时，祂拿不稳杯子，右手手指滑入杯中，于是祂就顺便用滑入杯中的手指把水洒在左手和左脚，然后轻轻地用右手抚摸左手，数分钟后又用双手抚摸左脚。

好奇的信众现在喜出望外，兴奋至极；他们意识到斯瓦米已治愈了祂自己。他们听到祂拿起麦克风向大家致辞，“爱的化身们(Prema Swaroopulara)！祂开始在这吉祥的导师节作例常的讲道。

斯瓦米以其特出的口才，鲜明的文辞和绝妙的幽默，口若悬河地讲了一个小时，令到大家振奋不已。祂提到跋勒瓦贾大仙(Rishi Bharadwaja)受苦八天的情况及最后得到主湿婆的加持，用圣水洒在他瘫痪的四肢上而使他霍然痊愈。斯瓦米回忆主的应许，祂与祂的配偶会以湿婆——萨克蒂(Siva - Sakthi)化身降世而萨克蒂(代表身体的左半边)会承受八天的痛苦，最后主湿婆(身体的右半边)会洒圣水于萨克蒂(左半身)以恢复她的健康。

斯瓦米以清晰的嗓音宣布，“我是湿婆——萨克蒂(Siva - Sakthi)，基于主湿婆与女神萨克蒂于三分期(Thretha Yuga)所给予大仙跋勒瓦贾(Rishi Bharadwaja)的恩赐而诞生于大仙的家族(Gothram)。

舍尔地赛的生活故事

人们只知道斯里舍尔地赛峇峇(Sri Shirdi Sai Baba)后半生的一些生活点滴，即祂来到舍尔地(Shirdi)之后的那一段生活。有关祂早年的生活情况，简直是一片空白，无人知晓。祂生于何年，何处？父母是谁？在现身于舍尔地之前，祂的生活情况是什么样子的？这个谜一直到 1990 年 9 月 28 日才由斯里沙迪亚赛峇峇(Sri Sathya Sai Baba)公之于世。无巧不成书，这一天恰好是舍尔地赛峇峇出生的月份、日期。显然这不为人知的秘密只有祂的另一个化身才能曝光。兹录下沙迪亚赛峇峇所揭露的有关舍尔地赛的生活点滴。

隶属当时被称为尼詹(Nizam)的政权统治下的一个名叫巴特里(Pathri)的村庄里，住有一对非常虔敬神的夫妇，叫恒格巴瓦 (Gangabhava)和德瓦吉莉安玛(Devagiri Amma)。夫人是女神高莉(Gowri)的虔诚信徒。她丈夫则是主湿婆的信徒。他们没有子女。这使他们更加舍弃了世俗的执著与牵挂。他们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膜拜主湿婆和女神波哩婆提(Devi Parvathi)上。恒格巴瓦(Gangabhava)靠一艘小船维持生计。时值雨季，河水泛滥。担心小船被河水冲走，恒格巴瓦告诉妻子他要在船上过夜，看顾小船。她在晚上七时为他准备好晚餐。等丈夫用过晚餐离开后，她才用餐。

约九时左右，有敲门声。她感到奇怪怎么丈夫这么快就回来，于是急忙地就去开门。开门一看，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老人。这老人跨进大门并说“啊！女主人，外面很冷，能否让出一个小空间给我，在此过一夜？”好客的她不假思索地拿了一个褥垫给他并让他在走廊上休息，然后回到自己的房去，关上门，准备就寝。但不久，老人又敲门。当她打

开房门时，他说，“好心的女士啊！我饿了，能否给我一些吃的？”厨房没有什么吃的，只找到一些谷粉。她就用谷粉做一些食物加上一些凝乳给他端上，然后回房休息。过了一会儿，老人又敲门。当她开门时，他说，“亲爱的女士，我的脚疼痛，能否为我按摩？”

她登时大吃一惊。她回到祭拜室，跪在女神波哩婆提(Parvathi)面前，哭着说，“噢！圣母啊！祢加在我身上的试炼可大了呀！我该怎么办呢？请祢大发慈悲，为我解困吧！”不一会儿，她回复平静。一个主意涌上心头。她立即从后门出去，看能否花钱找个人来服务。她的努力没有成果，拖着失望的脚步回家。这时突然后门有敲门声响起。她一开门，有一妇人进来并说，“女士，你好像曾到我家，要找人为一个老人服务。我现在来了，提供我的服务。”德瓦吉莉安玛对自己的祈祷获得回应而喜出望外。她带那妇女到走廊去，然后留她在那儿，自己径自回房去。

那个向那清高女士要求奇怪服务的老人和那个前来提供服务的女人都不是平凡的人。他们是主湿婆(Siva)与女神波哩婆提(Parvathi)的化身。他俩于是在走廊上攀谈起来。主湿婆说，“蒂薇波哩婆提(Devi Parvathi)，圆满这虔诚女士的热切愿望吧！”女神波哩婆提回应，“你是至高无上之主，由你决定吧！”主湿婆回答，“我是来此试探她的虔诚的，而你是来此回应她热切的祈祷的。由你赐福才合宜呀！”

又一次，睡房之门有敲门声。这时屋内多了一个女人，德瓦吉莉安玛(Devagiri Amma)就毫不犹疑把门打开了。她赫然看到主湿婆与其爱妻女神高莉(Devi Gowri)站在她面前，光芒四射，灿烂辉煌。她满心欢喜，情绪激动，立即跪拜在他们的莲花足前。女神高莉开口说，“我赐你一个男孩，他会给你家族带来荣耀，还有一个女儿以便你在把她嫁出去时(Kanyadam 结婚)获得功德。”德瓦吉莉安玛触抚主湿婆的脚。主湿婆说，“好孩子，我很满意你的虔诚。我本人将诞生为你的第三个孩子。”欣喜欲狂的女士得到了丰厚的赐福，两眼充满希望的火光，于是向主湿婆与女神高莉顶礼致敬。当她台起头时，他们已经消失了。

她现在兴高采烈，急迫地、失去耐心地等着东方露出曙光。什么时候才破晓呢？丈夫什么时候回来呢？什么时候才能与丈夫分享这神圣的体验？她再也不能入睡了。天一亮，她丈夫回来。她一五一十地告诉丈夫一切。她丈夫说，“德瓦吉莉安玛，你好像失去理智似的。你一定在做白日梦。主湿婆和女神波哩婆提真的亲自到我们家来过？”他认为那是荒谬的。她想法子说服他但他却不为所动。

时间过得很快。德瓦吉莉安玛怀孕了。如她所料，一个男婴诞生了。一年后，一个女婴相继而至。恒格巴瓦(Gangabhava)看到他妻子所说的两个情况都应验了。他现在开始相信主湿婆与女神波哩婆提确曾现身于他妻子面前。他告诉妻子，“你很有福气而我没有。”

这念头深深地根植于他的心坎里且与时俱增。他决定寻求主湿婆与女神波哩婆提的达瞻(darshan 现身)。最后，他的妻子又有了身孕，第三胎。这最后的证实更增强了他的信念。在他心目中，启明取代了妄想(maya)。现在他定不下心来。我什么时候才离开这个家呢？我什么时候才开始灵修(thapas)呢？我要多久才能获得主湿婆与女神高莉(Devi Gowri)的达瞻？这些念头一直在折磨着他的心。他矢志执行灵性修习。九个月过去了，他愈发没有耐心，不能再等了。他决定立即动身，远遁山林。德瓦吉莉安玛(Devagiri Amma)亦非退缩之人，她虽身怀六甲也愿意随行。途中，她在一棵榕树下生了一个男婴。那就是 1838 年 9 月 28 日。

德瓦吉莉安玛用她的一条莎莉(Sari)包着新生婴儿，并用叶子盖着然后把婴儿放在出生之处，便随丈夫出发了。这就是为什么婴儿之父母不为人所知的原因，直到薄伽梵斯里沙迪亚赛峇峇在超过一个世纪之后把这事情揭露出来。

在附近村庄住有一个行者(Suti Fakir)。他没有儿子。他无意间发现这个弃婴并把他抱回家去。从 1838 年至 1842 年孩子在行者的照顾下成长；后来行者过世，由其妻照顾。那男孩行为举止反常。他到印度庙去高

喊，“我是阿拉(Allah)”及“阿拉是主宰”(Allah Malik Hai)。印度教徒经常找他麻烦。他又到清真寺(masjids)去喊，“罗摩(Rama)才是神”及“湿婆(Siva)是阿拉(Allah)。”因为他的怪异和违背常理的举止，两种信仰的人都向已故行者之妻投诉。她甚感棘手，不知如何对付他。她认识一个名叫文古萨(Venkusa)的人，是一个学者，一个虔敬神的人，颇得时人尊重且被目为高灵。她带着那桀骜不驯的孩子去见文古萨并让文古萨代为照顾。从 1842 年到 1851 年这九年期间，孩子在文古萨的督导与照顾下生活。文古萨全心全意爱护他，视如己出。这就引起了住在文古萨修道院的人的嫉妒和恶意批评。一天，孩子离开那地方到舍尔地(Shirdi)去并在那儿待了两个月，之后，他离开舍尔地，到处流荡了好几年。

在云游四海时，他来到一个叫杜普克达(Dhoopkheda)的村庄。待在那儿期间，刚好有一个婚礼在村里的一户人家举行。这户人家的主人叫詹白巴迪尔(Chand Bhai Patel)，其妻之弟是新郎官。这浪迹的孩子随着新郎的团队到了舍尔地(Shirdi)。那是 1857 年而他就一直住在那儿直到 1918 年逝世为止。人们都称他为赛峇峇。他的超凡灵力很快地传遍各地而人们开始结队叩访他。他以仁慈和善意接待访客，聆听他们的问题和困难并给予他们适当的指导以克服种种困难。他会给予他们精神力量和自信以及心灵的指导。逐渐地，他的名声大噪。

以上是薄伽梵斯里沙迪亚赛峇峇所提供的记录。祂也描述舍尔地赛峇峇和沙迪亚赛峇峇的信徒之间的亲密关系，如哈利维纳雅克沙德(Hari Vinayak Sathe)，克尔卡(Kelkar)，沙玛(Shama)及其他人等等。斯里沙迪亚赛峇峇说，“舍尔地赛在尘世生命将近终点时，曾对很亲近他的阿都拉(Abdulla)说，在他撒手人寰时，不必伤心，因为他还要转世而再赐给阿都拉他的达瞻(darshan，得睹圣容)。当阿都拉询问那是什么时候时，峇峇答说在他入寂后八年。第一个化身发生在马哈拉施特拉邦 (Maharashtra 译注：印度中西部)；第二个化身出生于‘马德拉斯管区’(Madras Presidency，现属安德拉邦 Andhra Pradesh 管辖的布达峇地，当时是在马德拉斯管区之内)。阿都拉再问峇峇，下一个化身是什么模样。峇峇回答

，他的名字叫沙迪亚姆(Sathyam)。明显地，他指的正是现在的这个斯里沙迪亚赛(Sri Sathya Sai)的化身。两个肉身固然迥异但其神性则一，同样的一个。”

薄伽梵总结祂前世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如下：“第一个化身的舍尔地赛，其目的在于‘神格’之提示；第二个化身的沙迪亚赛，现在的化身，其目的是‘神格’之赋予；而第三个化身的伯里玛赛(Prema Sai)，其目的就是为了教导‘神格’。

舍尔地赛的应许

在前一章，我们简单地提到卡莉莎拉达蒂薇女士 (Smt. Gali Sarada Devi)，舍尔地赛峇峇的一个虔诚的信徒。她很早就结婚，生了六个儿子，但没有一个儿子活过六岁。她悲痛至极，于是到舍尔地去祈求赛峇峇赐予她心灵上的平和。祂同情她的遭遇，亲切地接待她，安慰她和促进她的灵性进展。她经常恳求祂传授她某种强而有力的真言(Manthra)以助她在灵道上迈进。不知何故，祂总是支吾她，有时也发发脾气。在1918年舍尔地赛圆寂之前的某个时候，她紧握祂的脚，再次要求一则真言(manthra-upadesha)。对她的固执显得有点不耐烦，赛峇峇向她发脾气并用脚踢她的胸部。受到委曲和创伤，她离开祂，茶饭不思并于当夜露宿于杜瓦拉卡玛仪(Dwarakamayee)清真寺对面树下的一个空地。半夜时，仁慈的峇峇走近她并和蔼地安抚她说，“我亲爱的孩子高莉(Gori)，我有一些事情要告诉你。让我们到仁地(Lendi)花园去吧！在你哀伤和饥饿的时候，我怎能酣睡呢？”到了花园，祂向上伸出双手，说道，“Allah Malik Hai”(神是主宰)，并变现出几个 Puris 和一些 Khoya(译注：可能是印度点心)。当她想去拿点食水时，祂阻止她并且如先前变现点心一样，变现出一小壶水来。她吃完后，甚感舒畅。祂以一种怡悦的口吻说，“瞧！我的孩子高莉啊！我会告诉你一样东西，但事前你应该握住我的脚并答应我，不得泄露给任何人。”她照办而祂继续说，“我会再诞生于安德拉邦(Andhra)，用同样的名字，赛峇峇。你到时会来找我，欢

享我的亲近陪伴，并从中得到福乐。你现在不需要任何真言了。见到我的第二个化身之后，如有必要，你可以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人。”莎拉达蒂薇(Sarada Devi)认为自己非常幸运，得到赐福。这事件过后不久，在Dussehra节那一天(1918年10月15日)斯里舍尔地赛在下午两点半入寂。

廿年过去了。她现在办了一所孤儿院。她到处奔波，以执行 Hari-katha(译注：Hari神，katha故事)来筹款。在行程中，她刚好来到乌拉瓦昆达(Uravakonda)。她听到很多有关一个名叫沙迪亚姆(Sathyam)的异能孩童的故事。她于是就到男童大哥斯里舍沙玛拉祖(Sri Seshama Raju)的家去看他。他当时就住在他大哥家。沙迪亚姆(Sathyam)看到她并邀请她坐在他旁边。当他以亲切的口吻叫她‘高莉’(Gori)时，她大吃一惊，因为，这种叫法跟舍尔地赛所叫的完全一样而只有舍尔地赛才这么叫她，没有其他人。沙迪亚姆(Sathyam)接着说，“你欠我十六个卢比，记得吗？”她给搞糊涂了，尤其这是第一次见面。他继续，“你收到四十卢比，要寄到舍尔地，但你只托巴拉罗姆(Balaram)寄来廿四卢比。那么，你不是还欠我十六卢比吗？”为了再次向她肯定，他说，“我之所以提起此事，只是要证明，我就是舍尔地峇峇。当你进来时，你没有向我顶礼，一股脑儿地便坐了下来。”可怜的莎拉达蒂薇(Sarada Devi)现在已哭成泪人了。她跪拜在他足前，用身体压着他的脚，就像她习惯在舍尔地所做的那样。沙迪亚姆想法子使她平静下来并说，“我告诉过你，但你没注意听。你完全忘了但现在你我又相逢了。我正要到布达峇地(Puttaparthi)去。跟我一道走；我会让你知道一切。”不久，在斯里沙迪亚赛的指示下，她拿到百善地尼乐园(Prasanthi Nilayam)的永久居留权。如先前所提到的，峇峇给她取了一个外号，叫“Pedda Bottu”(译注：大点，她在前额经常点一个大点)。她与峇峇非常亲近，一直住在百善地尼乐园直到生命的尽头。

舍尔地峇峇经常会展示他的大脾气而沙迪亚赛峇峇就显得和蔼可亲，满脸慈祥。斯瓦米有一次给这两种不同态度的本质作出解释，“当母亲在厨房烧菜时，如果孩子干扰她，使她分心，她就会生气，但过后，

当她把菜肴端给孩子时，她就充满着慈爱和耐心了。在舍尔地的前一个神化身(Avathar)等于处在准备菜肴的阶段而现在的神化身则到了端上菜肴的阶段了。

身有二，灵是一

Om Sai Shirdi Sai Abheda Sakti Avatharaya Namah
(向与舍尔地神化身有同样的荣耀者顶礼)

在孩提时，马达维迪克西特(Madhav.S.Dikshit)就见过舍尔地赛峇峇(Shirdi Sai Baba)，但在下半世，他却在班加罗尔(Bangalore)附近的平达弯(Brindavan)的怀飞(White Field 白草原)与薄伽梵沙迪亚赛(Bhagavan Sathya Sai)一起度过。他从小就有偏头痛，尝尽苦楚。他的大伯父，诃利悉多罗姆迪克西特(Hari Sitaram Dikshit)带他到舍尔地(Shirdi)。这诃利悉多罗姆迪克西特，大家习惯都称他为卡卡萨荷迪克西特(Kakasahed Dikshit)。峇峇从他的壁炉(Dhuni)里拿了一些灰烬来擦在孩子的前额，然后扳起脸孔，遣他离开。那孩子吓了一跳，直如被掴了一巴掌之后才打发他离开一样。他下定决心再也不来见峇峇了。他的大伯父诃利悉多罗姆迪克西特向他保证，他所认为的那一巴掌其实就是峇峇的赐福，还有，峇峇那么冷漠地命令‘他’离开其实指的就是偏头痛而不是他！他又说，“我们在此的每一个人一直在等着，等着，就是为了峇峇恩典的那样的一个信号。只要峇峇赐予一个同样的巴掌给任何人，他都会感到那是莫大的福气！”这事件之后，孩子的偏头痛也就消失了。

几年后，得知舍尔地峇峇已转世为沙迪亚赛峇峇，马达维 (M.S. Dikshit) 就约了几个朋友到布达峇地(Puttaparthi)去。那是1961年10月23日，正是Vijaya Dashami节日的那一天。斯瓦米在致辞中说，“这神圣力量于1918年离开以前的肉身。当时我告诉我的信徒们，在我圆寂后八年，我会转世。卡卡萨荷迪克西特(Kakasaheb Dikshit)正把我所说的话写在纸上，但在他日记中则说，我答应‘以一个八岁大的孩子’身份再来。这谬误的产生是因为卡卡萨荷迪克西特没有立即把我的话记下来而

隔了一阵子才这么做，那么，当然，经过一段长时间之后，他也只有凭记忆来追述了。”

马达维(M.S.Dikshit)刚好在湿婆之夜(Siva Rathri)节日来到布达峇地。一个疑点在他心中涌现，“这是什么？舍尔地峇峇是一个不矫揉、不出风头的人，生活朴素，衣著简单，他会转世为一个打扮入时的形相在我面前出现吗？在此，他的打扮简单像个电影明星！”他一直观察薄伽梵在台上用手伸入一个小容器中，容器中的圣灰像流水一样不断流出，浇在舍尔地赛的雕像上，为他洗澡、灌顶。他也观察从薄伽梵口中吐出湿婆林伽(Sivalingam)的神迹。接下来是薄伽梵的讲道；在讲道中，他说，“在场有一些人认为我穿上丝做的衣服，像一个影星而我又留了一个可以炫耀的特别发型，看起来有点怪。”迪克西特(Dikshit)大吃一惊，他深信峇峇是针对他的疑惑而发的并且感到不安。

薄伽梵召唤马达维(M.S.Dikshit)进入会谈室。在他的口袋里有一张他大伯，卡卡萨荷迪克西特的照片。斯瓦米看看照片说，“这是你大伯诃利悉多罗姆迪克西特(Hari Sitaram Dikshit)的照片。当我在舍尔地时，他是我的信徒。你内心还有怀疑吗？”在迪克西特(Dikshit)心中，一切怀疑都消失了。但还有一个愿望尚未实现！他多么期盼有朝一日能当舍尔地峇峇房间的守门者。薄伽梵洞悉这一点，他实现了他的愿望，给了他在平达湾的一个同样的工作。斯瓦米也对他说，“你的大限已至但斯瓦米决定延长你的寿命八年，因为你与舍尔地峇峇共处了八年。”迪克西特于是就在平达湾大门对面的一所房屋住下来。八年后他离开人世。

1996年10月2日是一个纪念日。那一天，信众在赛古鲁湾大礼堂(Sai Kulwant Hall)举行膜拜1008对拖鞋(Padukas，赛峇峇拖鞋的复制品)的大典。卡迪亚医生(Dr.D.J.Gadhia)致辞之后，由峇峇致辞。祂针对卡迪亚医生说，“他是马达维•迪克西特(M.S.Dikshit)的儿子也就是曾住过舍尔地的卡卡萨荷•迪克西特(Kakasaheb Dikshit)的孙子。这卡迪亚医生没见过他的祖父但我见过。他的父亲马达维迪克西特(M.S.Dikshit)住在

平达弯长达卅年之久。是我鼓励这卡迪亚选读医科和送他到马尼巴 (Manipal) 的，之后，我又催促他到英国伦敦深造。是故，这个人跟赛峇峇的关系是有一段很深的渊源的，是从他的祖父开始，已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了。”

“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否则，你来不了这里。你之所以踏上这条路完全是因为你前世累积的功德 (Punyan)。印度有千千万万的人，但有多少人能有机会到这里来？很多人确实想来，但苦无机会，不能如愿。只有靠神恩，你才能来到圣地，” 斯瓦米说。

峇峇是遍在的

一个来自奥斯陆 (Oslo) 的挪威人，叫提德曼·约翰生 (Tidemann Johan-essen) 来到布达峇地。斯瓦米变现一枚戒指给他以便驱除包围着他的诸多问题。几年后，他到孟加拉 (Bangladesh) 并不慎让戒指掉入奇达公 (Chittagong) 附近的一条河流里。一个月后，当他来到怀飞 (White Field 白草原) 时，薄伽梵走向他并把遗失的戒指套在他手指上。斯瓦米告诉惊讶的提德曼说，“这戒掉在我手上，因为当时我就在那条河里。我不仅在那条河里，我也在每一条河里。我在每一个地方。” 斯瓦米是遍在的、全在的。

有一次，有一个来自坎普尔 (Kanpur 译注：印度北部的一个城市) 的女信徒到杜瓦拉卡玛仪 (Dwaraka Mayi 舍尔地峇峇住的清真寺。Dwaraka 意为多门，即为人人而开的门，Mayi 母亲) 来见舍尔地赛。她向祂顶礼然后坐下。峇峇问她，她儿子的生日是否办得成功。她告诉他，“峇峇，在那一天，我们过得好愉快。我们宴请所有亲戚。在这之前，我安排食物放在银盘里供奉你并把盘子留在祭拜室内。过了一会儿，我们想把祭品 (Prasadam) 拿出来给客人吃，但却找不到那盘子。进入祭拜室的只有我丈夫和我，没有其他人。盘子怎么会不翼而飞呢？失去盘子令我们耿耿于怀。峇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赛峇峇回答，“你记得吗？

你把盘子放在我面前，你祈求我亲自出席你儿子的生日会和享用你供奉的食品(Naivedyam 供奉神的食品)。如你所求，我来到那儿，吃掉所有的供品，但不知你相信与否，我于是把盘子给带走。喏！就是这个！”祂把手伸向祂靠着枕头后面，拿出盘子给她。她既感惊讶又感欣喜。

阿都拉(Abdulla)经常负责打扫杜瓦拉卡玛仪清真寺之内峇峇住的那个地方。他每天都去整理和安排椅垫和床单。阿都拉那天没来，由另外一个人代替，然而在这之前却没有人发现盘子。它怎么突然出现了呢？由此，我们可以了解薄伽梵所说的‘祂无所不在’的内在含义了。

“我知而你不知”

沙迪亚赛峇峇那时正要到喀拉拉邦(Kerala)去。在信众的要求下，他造访特里凡德伦(Trivandrum)附近的一个村庄，现在被称为提鲁凡南达布罗姆(Thiruvananthapuram)，在喀拉拉邦境内。随行的有薄伽梵谭博士(Dr.S.Bhagavantham)，著名的科学家。远近信众都赶来出席在那儿举办的一个集会。在广大人群中，斯瓦米指着站在角落的一位女士给在旁的薄伽梵谭博士看并说祂在她孩提时就认识她了。薄伽梵谭博士心中甚感奇怪，“峇峇比她年轻得多。那女士显然年纪较大，斯瓦米怎会在她孩提时就认识她？”他于是问斯瓦米，“峇峇，你只不过三十岁。那女士已七十几岁了。你怎么可能在她小的时候就认识她？”峇峇立即澄清，祂是在前世认识她的。

稍后，薄伽梵谭博士走入人群之中。他静悄悄地走近那老妇人并搭讪起来。他问她，“你曾否到过舍尔地？”她回答，“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我叔叔，我父亲的弟弟，带我去舍尔地，希望获得峇峇的达瞻。峇峇送给我一个垂饰，我至今还戴在脖子上。这就是！”她把垂饰拿出来给薄伽梵谭博士看。薄伽梵谭博士的疑云一扫而空。

当我们听到这件事情时，我们想起《薄伽梵歌》(Bhagavadgita)里的第四章开头的那段诗句。它是这么写的：主斯里基士拿告诉阿周那，“

我在很久以前就把这不朽的瑜珈 (Yoga) 传授给太阳神 (Vivaswan)。太阳神将它传给马奴 (Manu)。马奴又传给他的儿子，益世瓦古 (Ikshwaku)。现在我又把这古老的瑜珈传给你。”阿周那问，“噢！基士拿，太阳神早在万物创造以来就已存在。他可以追溯到太古时代而你属于这个时代。你怎么可能在很久以前就传授这瑜珈给太阳神？”主基士拿解释：

Bahooni Me Vyatheethani Janmani Thava Cha Arjuna,
Thani Aham Veda Sarvani Na Thvam Vettha, Paranthapa.

“祂 阿周那，你和我已经历不知多少世了。对于那许许多多的前世，我都有记忆而你没有。”

Om Sri Sathya Sai Parabrahmane Namah

Santhih, Santhih, Santhih.

唵，向斯里沙迪亚赛无上梵顶礼

平静，平静，平静